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四

兵

圍敵勿周

明劉江伏兵敗倭賊奔櫻桃空堡中官軍環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無算諸將問故江曰賊既入堡惟有死鬪我兵多傷縱以出路而後掩擊圍師必闕之法也又彭澤討蜀盜餘

黨廖麻子賊大敗逃入菁棘中澤分兵搯出入奪水道  
度窘開一面縱其出走夾擊之且盡

圍帥量無外援緩攻取之

唐末朱全忠將率兵西懼王珂在河中為患命張存敬  
侯言以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  
援存敬屯河中珂急求救于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卒  
為全忠所俘

五代周世宗南征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

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於唐而後降世宗  
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於李景景許其降乃降

元世祖至元初年阿爾哈雅與元帥阿珠劉整取襄陽  
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益都李璫及徐州  
總管李果克俱叛史天澤薦郭侃召入見世祖問計將  
安出對曰羣盜竊發猶柙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  
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破也帝然之



攻城戰具附

唐侯君集伐高昌高昌嬰城而守先是大軍之發也凡善為攻城器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拋車飛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靡碎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

五代周世宗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淝橋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齎一石

元師至沁達噶城烏蘭哈達病委軍事於阿珠環城立  
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珠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又  
索多攻潮州知府馬發城守嚴備索多塞塹填壕造雲  
梯鵝車日夜急攻馬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  
索多令於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烏  
蘭噶爾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又史天倪從穆  
呼哩徇河東至絳州其團樓甃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  
穴其旁地虛樓陷遂拔之又武仙復叛據邢何實帥師

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堞橫稍突之城破武仙走  
又察罕特穆爾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  
道並進賊守益固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  
中仍令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  
煥然又田豐王士誠復叛庫庫特穆爾討之攻城甚急  
而守愈堅乃穴地通道以入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  
人

明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

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著物皆碎礮風著人皆死城中大恐士誠屢出挑戰皆忽忽無計又郭登為將常以馬少步卒不能追賊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行如平地敵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敵驚以為神云又李賢為兵部侍郎上言敵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

而已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拒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當用衛青武剛車法車製四  
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  
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  
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行止自如中藏  
軍馬糧草輜重遇敵則可遏其弓馬仍以火炮助之以  
奇兵翼之庶幾取便克敵

絕糧道及輜重

宋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會密詔廢夏州城繼隆入奏  
以為朔方古雄鎮賊所窺覲存之可依以破敗并請於  
銀夏山界中增置堡戍以為屬蕃障蔽且可斷賊糧道  
遼太祖天顯初佛德為南院額爾音木石敬瑭破張敬  
達軍於太原北時佛德勒兵為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  
安寨圍之佛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  
敬達以降又耶律圖勒錦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  
餘衆拒潯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圖勒錦曰漢人足力

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  
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  
出以牽撓其勢重威果出降

金圖克坦喀齊喀駐軍水洛城東宋將吳璘分軍守秦  
州喀齊喀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  
乃引歸

元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諸將曰今宋已亡獨李  
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

恐東走通秦逃命江淮乃柵揚州之西北丁村以扼其  
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  
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之兵  
又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  
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  
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阿珠  
抵揚州即造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於真州樹柵以斷  
其糧道



明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太祖移舟扼上流別出奇兵絕糧道凡旬五日友諒乏食左右多降友諒迫以百艘突犯湖口太祖斃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又成祖以南軍聚德州資糧皆道徐沛遂遣將李遠等率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毋多虐百姓遠等由臨青至徐沛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鼈皆浮死南軍糧餉遂艱

京師大震

火攻

唐李孝逸魏元忠破徐敬業敬猷於淮陰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為賊所破孝逸懼欲退元忠曰順風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又高仁厚討東川韓秀昇以銳兵負岸而陣使遊兵逼賊久不戰乃以千卒直薄營火而噪之秀昇率舟師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沉衆潰執秀昇降又昭宗乾寧中朱全忠領大

軍自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烟焰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五代唐康延孝叛董璋往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竹木為柵璋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烟亘天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騎奔綿竹

追擒之

宋總管李寶統舟師救海州追敵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拖樓中來衆感奮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紹敵入舟中使不知救兵猝至會風馳舟疾敵大驚舉帆帆皆因風浪捲聚一隅窘求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中敵舟延燒數百艘斬其帥六人火四晝夜不絕焚溺斬獲無算

金布鼎與烏春烏木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  
溫丕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軍皆陣將戰世祖命  
肅宗以左軍戰實喇蘇卜實助之肅宗束縕縱火大風  
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漲天烏  
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而城蘇素海  
甸以據之

元時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  
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元將阿珠登石

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櫓烟焰漲天宋兵既斃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

明太祖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明師舟小怯于仰攻多退縮太祖親執旗麾之不前命斬隊長十餘人郭興進曰舟大小

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命常遇春俞通海等將舟盡扼  
上流通海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時東北風起  
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  
又胡宗憲督勦海賊徐海陳東時二賊各擁兵自衛令  
間說東謂海約官兵將圍東東黨果疑海宗憲叱土司  
兵夾攻會風勢猛烈麾衆各持一炬縱火焚之海窘甚  
投水死

火兵附

宋潘美伐劉鋹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  
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兵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  
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  
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  
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  
敗

元大軍伐蜀皇子出大散關分兵令宗王穆濟等出陰  
平郡期會於成都安扎爾領砲手兵為先鋒破宕昌殘



階州

火獸附

宋趙適在瀘南討晏州夷卜漏等漏據山為寨壘石樹  
柵適軍不能進乃遣思岑土丁伐木緣岸得孫數十頭  
束麻灌脂於背率衆入賊柵出火燃炬孫熱奔賊舍舍  
皆竹茅火大發賊驚擾不能相救遂擒漏

明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咸繼光勦倭時屯兵於  
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

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為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聞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法殲焉

火禽附

孫子火墜周亮輔纂孫子作火隊注云臨陣之時火礮火車之外又有火燕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

火盜附

五代晉時梁軍破棗強符存審扼下博橋史建瑋率百

騎為梁旗幟雜梁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  
大呼斬擊數十百人梁祖夜拔營去

火弩附

元郭寶玉從太祖伐西番次阿穆爾河敵築十餘壘陳  
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弩射其船一時延燒  
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

臣等謹案杜氏通典火攻之後附以火兵火獸火  
禽火盜火弩蓋即火攻之具杜氏特詳其制後之

行軍者往往用之今依次纂入又如金以勅黃紙  
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  
砒霜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確藏火臨陣燒  
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謂之火槍又有  
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確盛藥以火點之所蕪圍  
半里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明曾銃在邊置慢砲  
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  
五采飾之敵拾得者駭為異物聚觀傳玩者牆擁

須臾藥發死傷甚衆又製地雷穴地丈餘許櫃藥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此皆火攻之具也今不另分列門類謹附載于此

禦火攻附

唐末王重師為潁州刺史從梁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烟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

苦金瘡卧軍次諸將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中氈  
屬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  
之濮州乃陷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一日金人登城  
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  
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解去城賴以全後政  
死而城失守又王德既破邵青諜言青復索戰將用火  
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時萬弩齊發

牛皆反奔賊衆盡殲青遂面縛執送行在

臣等謹按杜氏通典火攻言我以火攻敵也若敵用火攻尤當思所以禦之通典未及此今謹增入

乘風取勝

五代晉時契丹來攻杜重威領兵至白團衛村下營敵騎環繞之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木營中掘井輒壞人馬俱渴契丹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鷄軍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

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至曙風尤甚時晉師居下風弓弩無所施李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奪命格鬪强者必勝如俟風止我無噍類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賊諸將繼之契丹却數百步彥卿謂守貞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



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轡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金太祖會遼都統蕭哈哩副都統托卜嘉於鴨子河將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金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遂至沃

稜灤

元星節復池州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  
風舉帆衆數十倍諸將失色星節曰無傷也風勢甚彼  
倉猝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  
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  
之官軍殊死鬪風反為我用大克之又金將李伯祥據  
趙州穆呼哩遣王義擣其城會天大風雨義帥壯士挾  
長梯疾趨夜四鼓四面齊集登城殺守陴者城中亂伯  
祥挺身走天壇寨一州遂定又巴延伐宋命呂文煥招

降郢州守將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  
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破屠之

明成祖與盛庸軍遇南兵軍西南北兵軍東北交戰未  
分勝負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  
相見成祖麾兵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  
震地南兵大敗追至滹沱河斬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  
悉縱遣之又成祖與李景隆大戰于白溝河先為瞿能  
平安所勝得高煦帥精騎數千合戰會大風起南師陣

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於陣安亦  
敗乘風縱火南師大潰盡棄其輜重以遁斬溺數十萬  
降者數萬人

水攻

五代初梁太祖遣丁會將兵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  
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大  
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趣清口楊行密  
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浸軍初師古營清口其

地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全忠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怒其搖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能戰遂見殺

周李重進伐吳破濠州南關城世宗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吳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水寨焚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收其羊馬城中震恐又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州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

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薪乘風縱火欲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鑠急引輕舠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宋太祖北征王師傳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强弩進攻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會歲暑雨

軍士多疾乃班師其後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金薩滿阿里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石州平宋弼再伐宋薩滿阿里已老督造戰船詔賜薩滿阿里錢千萬自

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  
時人以水星目之

元張宏範師次崖山宋軍餘千艘碇于海中建樓櫓其  
上隱然堅壁也宏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  
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  
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

明俞通海從征陳友諒戰鄱陽湖建議曰湖水有淺深  
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縱之入江先據敵上流迎戰友



諒成擒矣後果然又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  
於陸兵蓋倭寇長陸戰今樓船高大倭船遇之輒摧壓  
魚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  
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  
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

水平及水戰具附

五代周師征南唐李景初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  
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又造齊

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船大不能過乃  
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  
敵且未能至江及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  
下乃請降

金海陵王正隆時營汴京新宮張中彥採運關中材木  
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  
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  
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

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秫稽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臨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元師逼萬州宋人將舟師數百艘溯流迎戰安扎爾順流率勁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宋人不能

敵敗諸夔門又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  
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已延命左右翼萬  
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  
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  
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軍  
戰艦居後者阿珠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  
艫相盪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

入巴延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又張世傑集  
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李恒斷其汲路其  
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  
絕世傑戰死

明戚繼光編水兵法每一寨係一將領者不拘船之大  
小多寡均勻分派但係一寨之尊不拘參遊都司把總  
一例曰主將各量分親船為中中司中軍領之緣將領

所職應在衝要故多其數以便督進若主將往中左右  
各司巡邏監督只將中中隨從便於往來一到彼哨又  
有該哨相幫即稱重矣永不許抽零司哨之船若主將  
仍抽取司哨寸板以致司哨寡弱悞事只重罪主將主  
將中軍船不及各司數者以其常與一司合為一處勢  
已倍於他哨而船中必擇其第一堅大者為中軍司將  
勢已厚餘分為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共六哨船  
多則加前司後司又加分二哨共十哨每哨船隻大小

相兼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為一艚哨官領之兩哨  
為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則為一部主將領之凡每  
船上大旗俱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一則合于水性也  
仍用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于旗心各照方色製以  
號帶每隊長小旗一面各照本船號帶方色凡捕盜專  
管一船之務無所不理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  
重其事權俾有專力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舵兼防舵  
門下攻守旋手專管旋正頭前攻守瞭手專管帆檣繩

索主將調籤斗手遇賊則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砲掌號手專管接應司哨號令及獨船對敵進止號令守艙門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伙槓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桶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械一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手二名瞭手二名旋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



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後各號船皆倣此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敵半涉水擊必勝

五代晉高祖天福二年范延光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時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知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

明胡宗憲勦海賊徐海等會賊入紹興大兵遇於江橋  
僅隔一河乃令土目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襲其  
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宗憲笑曰賊若乘我兵半  
渡追擊勝負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為也聚衆圍之  
死者強半又荔浦賊八千餘人渡江東寇沈希儀以五  
百人待之賊將窺江希儀謀之諸將曰蛟龍灘濶滑石  
灘狹須奪其濶而致之狹乃可擊於是伐岸竹編筏為  
繆揭竿為旗使羸卒樹幟燃柴向蛟龍灘以惑之賊疑

有備果趨滑石灘希儀預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  
伏葭葦中俟其半渡希儀乘艇順瀧急衝之兩岸伏軍  
譟而前水陸夾攻賊俱擠墜入淵盡俘之

軍行渡水附

唐馬燧討田悅悅裒散兵二萬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  
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鑠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  
後渡

五代唐李存進為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德勝為南北

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竿大牘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存進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竿維大艦數千艘作土山巨木于岸以擊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人皆伏其智

晉攻梁楊劉晉王李存勗自負葛以堙塹遂破之後與梁相拒於楊劉梁將謝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晉遂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

周世宗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砦在濠水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賊居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王師必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臣寮咸不諭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索駝以濟帝又續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殪之獲其戰艦而迴

宋時南唐樊若水謀歸宋乃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抵北岸量江廣狹因詣關上書言江

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宋用兵造舟數十艘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兵渡江若履平地卒以克捷

金和碩從羅索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和碩擊敗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羅索遣和碩循水上下和碩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羅索營和碩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

濟又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赫呀蘇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主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又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特嘉暉敗宋軍於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汴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

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艫大艦數倍宗弼軍出  
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  
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  
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達賚  
使伊拉固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凌阿托雲亦以兵  
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  
東伊拉固渡自西與世忠戰於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  
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繡宗弼選善射



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緡著火箭皆自焚烟  
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  
自免宗弼渡江北還又赫舍哩志寧以臨海節度使都  
統右翼軍攻鄂斡鄂斡敗於長瀾西走志寧追及於霧  
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與賊夾  
河為疑兵與萬戶瓜爾佳清臣圖克坦哈魯於下流設  
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士卒  
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據南岡三馳下

志寧陣陣堅力戰却之

元張榮從太祖征西域至莫蘭河不能涉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曰舟卒難成濟師在何時榮請以一月為限乃督工匠造舟百艘遂濟又楊奇札噶師至徐州河不得濟探知賊兵有操舟楫伏澤中帥勁卒數人憑河擊之悉奪舟楫衆遂得渡又楊奇札噶從安扎爾攻歸德奇札噶麾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又世祖南伐駐蹕江渚令諸將南渡先達彼岸

者舉鋒火為應鄭鼎首達南岸衆軍悉渡又世祖師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延淹當別為方畧即命繫舟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又巴延阿珠伐宋趨郢州遇水漂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又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巴延師至漢口阿

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遂拔樊  
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又舒穆魯安扎攻蜀叙州守  
將橫截江津不得渡安扎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  
乘之與戰破其軍奪渡口為浮橋以濟

明常遇春初從太祖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  
舟距三丈許莫敢先登遇春至太祖麾之前即捨舟挺  
戈一躍而上衆披靡遂拔采石

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元武仙遣將盧秀李伯祥帥兵謀襲趙州并取瀝城率  
戰艦數百艘沿江而下王義具舟楫於紀家莊截下流  
邀擊之義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  
雨船接則躍登彼舟奮戈疾擊敵莫能當大破之又巴  
延攻郢州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水南築新  
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  
守備之具堡之西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巴延乃遣  
將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

江

明傳友德征雲南進兵曲靖元梁王遣達爾瑪拒戰友德用沐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分遣將以精卒五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軍畢濟悉師薄之副將率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之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王毓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五

兵

因機設權

唐長孫晟討達頭晟謂突厥飲泉易可餌毒因取諸藥  
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  
我乎因夜遁又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  
價以誘之諸番聞之競來求市輒買之故番馬益少而

漢軍益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焉又議討阿  
史那都支裴行儉請以立波斯王質子泥涅師為名路  
出二番因權制事可不勞而成功帝遣之至西川諸番  
郊迎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熟宜駐軍須秋都支  
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偽約畋於是子弟願  
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  
遣其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  
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

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  
部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  
道獲其使者釋之使諭其主言都支已擒狀遮匐遂降  
又李光弼屯太原諸將慮兵少議修城為備光弼曰太  
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  
鑿河作塹及賊攻城用以增壘賊不得入又賊為飛梯  
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又撤民屋為掘石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

復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使潛穿地道於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賊衆驚亂乘之遂俘斬萬餘又張巡守雍丘令狐潮攻之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賊敗走後潮復來攻城中矢盡巡夜縛藁為人被以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又令狐潮圍雍丘城中薪水竭張巡給潮欲引

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  
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  
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  
出擒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又張  
巡守睢陽賊尹子琦圍之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  
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霁雲

射一發中左目賊還又德宗建中末渾瑊從德宗幸奉  
天為行在都虞候與朱泚戰于城東不利賊遂乘勝奔  
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  
有草車數乘瑊乃令虞候高固等推車塞門焚之以禦  
乘火力鬪賊衆遂退又朱滔為幽州留後成德軍李寶  
臣死其子惟岳謀襲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  
破於東鹿滔命偏帥守之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  
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敵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

滔繪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敵馬驚  
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又賊朱泚遣將韓旻統  
領師三千疾馳奉天偽迎天子段秀實以為此係危逼  
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泚將姚令言印不獲乃  
倒用已之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又王  
勰為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至夜鼓  
譟斬關以逐勰有告者勰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  
遠遁遂誅正軍賴以安又康承訓與賊將王宏立戰令

官軍斷賊所過橋柱且勿絕乃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  
伏兵發盡殪之又唐末青州王師範遣張居厚以壯士  
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  
欲劫殺朱全忠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  
有異剖輿見其兵居厚遂劫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  
而反又魏博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朱全忠全忠女  
嫁魏適死乃遣馬嗣勲以長直千人為緣輿入魏致兵  
器輿中聲言助葬嗣勲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



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從何來莫能為備殺之俱盡

五代梁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氏叔琮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棗陽縣牧馬於道側番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又氏叔琮既夜擊晉軍敗之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

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唐符存審救河中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間且壓賊壘賊出千騎結陣而追之遽見唐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

晉高祖時安從進蓄異志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天福六年安重榮反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

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  
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  
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  
殺潘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  
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  
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  
陽又周訪討賊張彥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自知力不  
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

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周世宗南征以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南唐宋齊丘為洪州鄴度使李景乃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

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

吳越王子錢傳瓘督舟師與吳彭彥章戰瓘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瓘復散沙於船中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人崩潰

宋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為隊每象載十數人皆執

兵仗將戰必至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踉  
乘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又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  
嘉州叛曹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  
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又契  
丹犯邊李繼隆率諸將禦之太宗常授以陣圖及臨陣  
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  
設獲違詔之罪請自當之即便宜行事卒敗敵於徐河  
又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與

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江中既而告青曰  
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纏與吾之號  
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  
矣青然之乃令其衆皆作鑽風角子俄附墨而行遇戰  
則去其紅巾惟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搶子眼下如伶  
人雜劇之戲者及口吹呌一戰而勝青遂駐於蕪湖又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  
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十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

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  
乃出師攻之敵大敗

遼太宗再伐晉晉主遣趙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  
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給曰我陷敵久寧無父母之邦  
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  
壽至潯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靖兩  
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霜庫據橋敵  
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歸衆降又耶律色珍為山西路



兵馬都統宋將楊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  
州色珍至定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  
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色珍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  
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達薩夜伏兵險阮俟敵  
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色珍擊其背二軍俱潰追  
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又遼太宗太平末大  
延琳叛蕭巴爾將北南院兵往討遇於蒲水南院兵少  
却至手山復與賊遇巴爾乃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

之

金宣宗興定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完顏霆軍  
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  
港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  
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  
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  
帥于陣餘衆潰去又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  
翔甚急元帥持嘉喀齊喀以郭哈瑪爾總領軍事從巡

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  
喀齊喀指以示哈瑪爾云汝能射此人否哈瑪爾測量  
遠近曰可哈瑪爾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  
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又郭哈瑪爾與  
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哈瑪爾率騎兵五百皆被赭  
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  
於懸風版者哈瑪爾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  
夏人震恐乃出降

元師伐交趾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烏  
蘭哈達分軍為三隊濟江徹辰圖從下流先濟大師居  
中駙馬懷都與阿珠在後仍授徹辰圖方畧曰汝軍既  
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  
船鑿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矣又攻文州守將劉  
祿數月不下謀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率勇士梯城  
先登殺守裨者數十人遂拔其城又劉元振守瀘州權  
造金銀牌分賞將士未幾援兵至內外合擊敗之捷聞

自陳其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權變賜賚甚厚又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河浮橋相距七十日水暴漲浮橋壞西岸軍多漂溺舒穆魯安扎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

明太祖以滁州乏糧欲取和陽以自固乃言於滁王曰向攻民寨得廬州路義兵號衣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佯為元兵以四駱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撫將士復命耿再成將絳衣兵為繼候青

衣薄城絳衣繼至城必破矣已而絳衣兵先至與元兵  
戰青衣兵復繼之遂入據其城又廖永忠攻瞿塘以敵  
據關口設鐵索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  
百人舁小舟衣青簑衣綠山伏草木中行渡關人各持  
糗糧契水筒以禦飢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  
渡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  
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  
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

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陸寨亡何將士舁舟者自上流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所自來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斬溺死者無算又傅友德湯和駐兵延安以防西邊巴延特穆爾偽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特穆爾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卻走壽等兵大敗

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詣降又成祖趨宿州謀報平安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泚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泚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



敵追至擲囊草餌之衆皆競取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  
發敵衆敗走入成祖與盛庸戰于交河庸軍士擁盾自  
蔽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鑽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  
上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  
動則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棄盾走騎  
兵乘之而入遂大潰又張輔入安南城賊在城內驅象  
為陣輔以畫獅蒙馬當象仍以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栗  
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死者不可勝計又陶成

僉事浙江時處州寇葉宗留等為亂成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槍乃兼程進處州界時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賊被射死者三百餘人持槍者多為竹笆所制蓋槍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大潰又仇鉞為寧夏副總兵值寘鐸反鉞在城中詐稱病陰約遊兵壯士候官兵至河上從中發為內應俄而覘知兵至鉞誘賊將何錦出城留賊周昂城守鉞復稱病亟昂入問疾鉞

令蒼頭捶殺之即起披甲仗劍跨馬一呼諸遊兵壯士  
皆集遂奪城門擒真鐸又楊銳守安慶宸濠叛兵犯城  
於北濠為木棧與城接挾兵而進銳詭以大將軍火銃  
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寇望見大潰潛使卒從間道出  
燒棧絕俟賊懈募善泅者入賊船乘其熟睡斬首絕其  
纜放之江中或於岸上舉火礮擊其營乘亂捕殺聲震  
數里賊遁又張岳為督撫駐師辰州因苗寇龍許保吳  
黑苗等倡亂岳檄石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計擒龍許保

賄令聽撫又懸賞購之苗吳老獍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弔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疏聞誅之又詢知吳黑苗以捕急故深自匿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屬盡釋令去密督土官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其寨襲斬之又鄒文盛為都御史奉命剿除清平苗乃相賊巢險易分兵哨由隘路五處刻期進抵香爐山壁立陡絕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隨以

水沃滅之諸將仰攻不克乃以意製鐵猫爬山虎繩梯  
等具督令精兵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去拔其外  
柵賊死戰禦之復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遂乘夜雷雨大作覘賊不備舁前攻具附  
崖先登斬關拔柵縱火焚賊廬舍四面夾攻賊退據後  
山重險間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誘至山前招撫之使命  
往復故延久賊果聚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齊登  
衆官兵已奪險賊倉卒不能禦遂乘勝入擣崖峒擒賊

首阿傍等斬獲甚衆又土司岑濬叛誅之以蠻徐五韋  
貴為土巡檢聽於流官蠻民常思故主有狡蠻託言濬  
子冒名岑金諸蠻立為小主扇召為亂而揚留者為濬  
腹心濬死無所歸應沈希儀募留賓州至是欲往投金  
希儀婉色好語曰汝第往復低聲曰聞金乃濬第九子  
岑氏其有後乎且呼至密所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  
可瀕行復召謂曰我幾忘之貴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  
備之留詣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人之賓

希儀漸以計誚金使遣其兵還巢覲金左右孤乃擒金  
斬之

多方誤之

唐柴紹為右驍衛大將軍高祖武德中吐谷渾與党項  
俱來寇邊命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  
紹乃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敵異之駐弓矢而相與  
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  
五百餘級又李孝恭討蕭銑破銑三鎮縱戰艦放江中

曰令銑瀕江鎮戍見舳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  
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  
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又僕固懷恩為李  
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恩收懷州城官軍  
頻不利懷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號詐傳號令賊軍亂  
遂收懷州城生擒偽刺史及軍將等送闕下又唐末晉  
王李克用圖李存孝于邢州將掘塹以困之存孝出兵  
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



晉王耳王侯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存孝以為  
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寃食盡而  
降

五代梁朱溫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  
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指揮使高季昌  
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  
困願少俟之溫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  
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

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許之躍馬西走直叩岐圍詐以梁軍悉東遁為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啟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圍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由是喪膽但閉壘而已又梁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來救即引兵趨高吳夜半潛却歸砦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

千餘人

唐將符存審因朱全忠攻蓆援兵不至思以奇計破之乃引兵扼下博橋遇梁軍樵採者殺之縱數人回曰晉王大軍至矣時全忠方攻城未及置營存審命二將各引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雜行暮至縱火大噪弓矢亂發梁軍驚駭前縱者回復曰晉大軍至矣全忠夜遁又後唐明宗兵變招平盧節度符習從之監軍楊希望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王公儼素為希望

所信給以習家不足慮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斬之

漢隱帝乾祐初王景崇盜據岐山不受代命趙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討之時李守貞叛蒲趙思綰據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塹而圍之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千人潰圍而

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拔之

宋太祖開寶中伐金陵自荆渚乘戰艦而下以黃州刺史王明領戰艦為江路巡檢南唐將朱令贇自湖口領兵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為援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果疑我師襲其後逗留不

進移櫟諸軍生擒令贇又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約潘美以并師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預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邀擊大敗之契丹遁去又孟珙因元兵窺江令諸軍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

砦二十有四

遼太宗會同八年圍鎮州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達年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特哩袞耶律碩格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

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烟火但獲晉人即黥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率所部二十萬衆來降金穆宗使布展守阿蘇城阿蘇在遼不敢歸遼使為阿蘇來穆宗聞之使烏林阿舒嚕濟師且戒布展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富察部呼嚕貝勒穆遜貝勒與俱至布展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布展詭



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呼嚕  
穆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

元烏蘭哈達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  
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  
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月  
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珠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  
潰又張宏範攻宋主於崖山授李恒戰艦二使守北面  
將戰或請用砲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

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  
曰聞吾樂作乃戰違者斬先麾北面軍乘潮而戰不克  
恒等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  
前衆繼之預構戰樓於船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  
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  
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兵交作頃刻併破  
七舟宋師大潰又阿珠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珠乃自  
安陽濟江留精騎三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兵是

夜敵果至斬首萬餘級

明王守仁討泐頭賊破其巢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人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又沈希儀征苗苗或走之他巢則揚聲曰某巢舍姦宜並勦他巢人驅賊走轉而之他巢則又嚇之他巢又恐驅賊走於是賊走無所跼踣踵以死或餒餓崖石希儀又嘗以風雨晦冥夜察賊所止

遣人衣毳帽與草同色潛伏賊所夜發火炮以驚之賊大駭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他巢皆然於是苗人相告以為其巢皆有希儀夜來及陰詞之希儀固在叅府未出也自此賊多易面為熟獐柳城旁雖童子牽牛行深山中無敢訶者

先攻其心

唐太宗謂李靖曰朕常臨陣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已

可得而知焉李靖曰攻其心者是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是所謂知己者也又唐李抱真時僕固懷恩反上憂其結連回紇兵馬強盛召抱真問之對曰郭子儀常領朔方軍士卒至今感悅懷恩欺其下以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可不戰而解也已而用子儀敗懷恩果如其策

金耶律伊都自遼來降都統杲等言耶律瑪克展伊都烏克紳道喇等謀叛宜早圖之

按金史伊都傳作耶律瑪克展告伊都烏克紳

道刺等謀叛是瑪克辰告謀叛之人非與謀叛之  
人也今據帝紀纂入與傳互異謹附訂於此 太祖

召伊都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  
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耶必須  
鞫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為我擒  
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伊都戰慄不  
敢對命杖道喇七十餘並釋之

元師與王禪鏖戰於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屢摩雅  
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

百騎鼓譟射其營敵果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及王禪集散卒成列出山元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薩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已圖爾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心膽俱落不悟而亂自相搃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大敗之

明成祖初起兵靖難以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俞瑱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遂令徐安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

宋忠於懷來所擁兵皆燕府軍欲爭居庸諸將以衆寡不敵為疑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為先鋒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麾兵渡河擊破之山外諸州響應又王信鎮守湖廣時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欲剿之信巡邊召諸苗面諭禍福且犒以牛酒詰其背亂之由皆曰累歲苦



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於是諸蠻率服又項忠因鄖陽賊劉鬍子等煽惑流民作亂督兵討之謂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為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累累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固不服者斬獲甚衆劉鬍子為其黨所殺又馬平猛韋扶諫兇猾甚嘗弋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苗三層巢者

沈希儀率兵討之至巢則賊已與三層苗往劫他所乃俘三層猛之妻子以歸閉空室中善飲食之時使狼兵怒而挺刃獰獰入室作欲搶狀希儀佯執鞭痛鞭狼兵退如是者三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猛聞之以繫其心並使人謂婦女言幕府得扶諫即釋爾等歸巢乃縱諸猛來視其妻子則相持諸猛哭曰非沈公吾等為狼兵殺且搶已而相怨詈曰咄扶諫非汝爺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猛心割而別於是曲誘扶諫卒縛以獻而贖其

妻子

奪敵心計

唐裴矩為黃門侍郎以始畢可汗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羣羌桀黠教導之間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番首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

部  
落  
走  
來  
至  
此  
云  
背  
可  
汗  
請  
我  
容  
納  
哭  
厥  
既  
是  
我  
臣  
彼  
有  
背  
叛  
我  
當  
共  
殺  
今  
已  
斬  
之  
故  
令  
往  
報

五  
代  
晉  
馮  
輝  
鎮  
靈  
武  
時  
前  
官  
失  
邊  
鄙  
心  
大  
為  
患  
暉  
募  
兵  
千  
餘  
行  
至  
梅  
戍  
番  
人  
稍  
稍  
來  
謁  
暉  
顧  
首  
領  
一  
人  
指  
其  
佩  
劍  
曰  
此  
板  
橋  
王  
氏  
劍  
耶  
吾  
聞  
王  
氏  
劍  
天  
下  
利  
器  
也  
俯  
而  
取  
諸  
腰  
間  
若  
將  
翫  
之  
因  
擊  
殺  
首  
領  
其  
從  
騎  
十  
餘  
人  
皆  
殺  
之  
裨  
將  
藥  
元  
福  
曰  
今  
去  
靈  
武  
尚  
五  
六  
百  
里  
奈  
何  
暉  
笑  
曰  
此  
土  
番  
之  
豪  
部  
族  
之  
所  
恃  
也  
吾  
能  
殺  
之  
其  
餘  
豈  
敢  
動  
哉

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

宋岳飛討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會張浚督軍至見之飛曰水戰我短彼長攻之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手足之助離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乘之不八日可破賊後賊平果如期浚服其神算

遼聖宗統和間征高麗破康肇軍於銅州耶律揚珠之

力為多王詢乞降羣臣議皆謂宜納楊珠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姦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楊珠以計降之

金熙宗天眷元年以鎮國上將軍昂尹東平明年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中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於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

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  
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  
泥淖飢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  
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  
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沿流  
而下者走也汧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  
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飢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  
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

元納延叛諸王諾延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在阿穆爾  
巴哈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叛者  
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諾延曰大王  
聞納延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  
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  
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  
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  
萬全計諾延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又劇賊蘇仲



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刼掠於外耕植於內秋聞大兵至則偽出降其心恃有廬柵之固禾稼之富而官軍畏暑又不敢深入故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史格至築堡於外守其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踐其禾稼仲窮蹙遂降

明徐達圍常州張士誠弟士德率衆數萬來援達奮擊破之士德墜馬被擒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又沐春討

雲南叛酋阿資謂其衆曰大兵連年不獲此寇者以彼恃其地多險阻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耳今悉調土酋從征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制其出入彼將無所逃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斬之諸夷驚服又田州平岑猛死安置猛子於福建議設流官沈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慙若田州復然兩賊且合不聽田州蠻盧蘇果與思恩蠻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寇以復故主為名故能用其衆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置

之南寧則衆散交離兩寇坐縛矣不聽用兵無功姚鏌  
罷黜以王守仁代卒用儀策始撫定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六

兵

敵無固志可取之

唐高祖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禦羣盜行至  
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  
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  
皆靡衆情始定併力奮擊遂大破之

五代時後蜀孟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董璋  
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詔降璋  
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  
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  
知祥乘之璋遂大敗

宋太祖朝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  
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  
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撻擊必無固

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  
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  
于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令復業郡境以  
安

金衛王大安三年詔承裕主兵事元兵至野狐嶺承裕  
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  
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  
已土豪嗤之曰溪間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

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平

元順帝至正時遼東郡縣唯永平不被兵積聚多而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外列大營絕其樵采賊無固志與戰敗之

明王守仁討宸濠攻克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衆議堅壁以待四方之援守仁曰賊不能進取而反顧內憂



衆心已離法當急攻之乃縱火大戰于樵舍擒之

歸師勿遏

宋狄青嘗與契丹戰大勝追奔數里敵忽壅遏山岨士卒皆欲奮戰青知其前必遇險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又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  
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  
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  
最多卒為名將

元巴延趣軍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潰夏貴僅以身  
免諸將請追之巴延曰吾欲示宋人以陽邏之捷貴代  
吾往何追為既而拔常州斬王安節劉師勇奔平江諸  
將復請追之巴延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明太祖北伐詔問大將軍徐達方略達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庫庫自保不暇敢離其巢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如在甕中誰與為臂指者臣奉天威取之如拉朽且曰進師以後彼必北奔不窮迹之將為後患太祖曰興衰有時彼既漸滅何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而已又燕師南寇遼東守將楊文圍永平略薊州遵化燕王遣劉江禦之戒曰爾至永平文必遁回山海勿追第聲言還北平設伏以

待其來追則速出擊之如言果敗文于昌黎

防遁附

元郭侃破西戎東西二城中有大河侃預造浮橋以防其遁城破哈里法蘇勒坦登舟覩有浮梁扼之自縛詣軍門降

臣等謹按杜氏通典有歸師勿遏誠窮寇勿追之意顧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要其遏之之法不在兵而在智謹增入防遁一門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唐元宗天寶末吐蕃入寇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  
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  
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又安史之亂賊史朝義  
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  
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  
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  
隣曰事急矣遂拔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

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

宋賊劉猷先犯定遠縣楊存中以兵二千襲賊於越家坊既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猷遁去又金圍宋濠梁劉錡楊存中王德救之次黃連埠相距六十里聞城陷謀曰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

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衆善之會牒報敵已去張俊欲自以為功止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分兩翼出存中以策揮軍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又岳飛因王善曹成孔彥舟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遼聖宗統和十七年南伐宋將范庭召列方陣而待時

皇弟隆慶為先鋒問諸將佐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為之先隆慶授以甲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陣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敵少却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柳中流矢裏創而戰衆皆披靡

金完顏璋與實訥埒追擊宋經略使荆皋敗之於高赤崖下荆皋乘夜來襲營為退軍八十里明日實訥埒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為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距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實訥埒兵亦



至宋兵宵遯

元郭德海從先鋒哲伯西征渡奇扎爾布哈攻鐵山衣  
幟與敵軍不相辨乃焚蒿為號烟焰漫野敵軍動因乘  
而攻之遂大勝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唐哥舒翰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  
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無敢拒之者  
至是翰使王唯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

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  
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宋宗澤因金人渡河謀攻汴京命劉衍趨滑劉達趨鄭  
以分敵勢僚屬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  
衍等軍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  
路衍方戰伏起前後夾擊敗之又魏勝起義兵復海州  
金遣蒙古鎮國將兵萬餘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出兵  
迎之設伏於隘嚴陣以待及戰士殊死鬪伏又發殺鎮

國斬獲幾二千人軍聲大振

遼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摩哩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金固英攝河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時河南陝西已與宋既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固英以兵五百薄暮先使五

十人趨山嶺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  
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嶺旗舉伏兵  
發宋兵爭馳入城固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  
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元因宋夏岳帥師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托爾珠往  
救之道出潁川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托爾珠即  
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急徙  
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火光屬天托爾

珠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去至沙河大破之又元師伐宋揚州未附諜告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守將乞援托爾珠設伏以待揚州軍果夜至托爾珠扼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衆又郭侃攻西戎至烏拉爾城伏兵下令聞鉦聲則起敵兵果來伏發盡殺之

明韓雍攻大藤峽以歐信等率兵六萬餘人為右軍自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白全等率兵九萬餘人為左軍由桂平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孫震等守左江截其歸

路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  
橫石諸崖今夏正伏兵林峒扼其奔遂進夾攻之賊遁  
入桂州橫石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拒雍麾令死士以大  
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  
來援賊大驚潰擒斬甚衆遂磨崖石紀歲月更斬峽藤  
斷之易名斷藤峽乃遣將四出削平諸寇兩廣平又李  
承勛為南昌守時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勛  
以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

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已而賊果趨裴源三路至大破之

垂勝

唐朱泚之亂賊將張庭芝逼柵求戰李晟勅諸將縱兵擊之時賊併力攻駱元光營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垂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令畢陣於光泰門外使王佖李演

史萬頃等領步騎直抵苑牆拔柵而入賊奔潰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

五代唐時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之獲氍毹裘幕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敵之芻糧人馬斃踣于道垂勝追襲大破之

金宗弼取和尚原固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為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人關固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固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固英曰敵氣已沮



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  
咎乃班師又王伯龍從宗望討張覺于平州伯龍先登  
馳擊手殺數十百人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  
馳蹂之宋軍亂金師乘勝奮擊敗之又承裕完顏璘及  
河州防禦使富察秉鉉迎擊宋將馮興楊雄等于赤谷  
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古安塔哈  
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古挺身先入乘之宋步  
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十餘級明安巴添努追宋

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等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  
兵克成州

元實訥台率精甲三千與史天澤合兵進圍中山武僊  
遣其將葛鐵槍來援實訥台撤圍迎之遇諸新樂奮擊  
敗之會日暮阻水為營實訥台料其氣索必宵遁乘勝  
復進擊大敗之擒鐵槍中山守將亦宵遁遂克中山取  
無極拔趙州又阿爾雅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  
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

奏入平章阿珠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  
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者  
一人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又興州趙祚反  
土豪楊瑪魯等附之石瑪努勒從親王察克台往討斬  
賊將董蠻等圍瑪魯於險樹寨瑪努勒乘勢令健卒劉  
五兒即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寨直前刳  
之瑪魯膽懾投崖死餘黨悉平又巴延破宋濮陽軍由  
江抵丁家洲宋師潰遁江東淮西諸州軍多降四月有詔

以暑罷征俟秋再舉已延謂不可少縱恐逸而逝世祖  
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

明沐英將兵出塞時諸將各以所向逐敵還英獨領兵  
出古北口乘勝克嵩高全寧諸州郡過臚胸河獲其知  
院并部衆而回又韓雍率軍三萬兼程至全州會陽峒西  
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  
栗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多瘴  
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

不然山峽道遠紛披錯雜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豈能為防哉今我軍新破峒苗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又馬昊討藍鄙擊敗之斬首數千軍中皆喜以兵起所未有者昊曰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逼賊設奇正兵合擊大破之又王驥因麓川酋思任叛率兵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岫以拒驥浮梁渡兵縱火焚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險為寨驥麾兵深入復破其連環七砦思任

遁去斬獲無算

乘勢先聲後實

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攻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  
說曰宜悉兵濟河攻破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  
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折趨壺  
口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  
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  
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

其謀衆咸進諫建德從之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戰必大捷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于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衆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于牛渚口唐軍生獲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富珠哩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鴉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

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  
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鴉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  
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擊敗  
之遂復汝州又布色揆敗宋軍于六合進屯瓦梁河以  
控真揚諸路之衝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  
兵焉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赫舍  
哩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  
而潰



元時宋將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五千犯丁  
村柵至曉已延徹爾來援所將皆安集延下精兵旗幟  
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  
皆遁

明李文忠守嚴州吳人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  
敗之乃置斬馘于巨筏上放之中流水賊見之皆震懼  
遁去遂克諸暨又傳友德取蜀拔文州進拔綿州漢水  
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  
又王守仁約兵夾攻桶岡賊守仁議桶岡尤險橫水左  
溪潰賊奔入協守益力我頓兵險地非計也不若乘累  
勝威脅之賊必恐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  
襲之可以得志遣素通賊之李正巖劉福泰諭之而橫  
水左溪奔入者持不可遲疑不為備守仁日遣人于鎖  
鑰匙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定等帥兵分道冒雨而入  
賊首藍廷鳳方于鎖鑰匙待命忽聞官兵已入險皆震

愕官兵四出急擊遂破大巢

散衆

宋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劉子羽既與張浚以計誅之  
出諭其麾下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  
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又宋畢  
再遇知揚州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  
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

元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勢甚衆董俊下令曰逆

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一時  
衆盡散去

明項忠討荆襄流寇忠率官兵二十五萬聲言勦捕而  
實諭撫散因徧示山谷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  
餘人隨附土著者三萬人

因敵懼遂取之

唐高祖武德中巴州山獠相聚為亂梁州總管龐玉進  
兵討之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符陽

白石二縣反獠據險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二縣熟  
獠與反者先為州里互有親戚皆言賊不可擊請王班  
師王徐云知之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  
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懼因謂曰大軍不去食  
吾穀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  
各求其所親與相要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王隨而捕  
之無往不克又裴度在淮西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  
元濟既擒承宗破膽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

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  
二州

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唐莊宗命李嗣源設伏  
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莊宗率中軍禦之時李  
從珂偽為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持級而還梁軍愈  
恐步騎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  
二萬計

唐郭崇韜伐蜀諸將謂蜀險阻未可長驅李愚曰蜀主

荒淫人莫為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電擊彼自膽落  
雖有險阻誰與為守乃倍道而進所至迎降進至綿江  
李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  
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事濟矣若俟修繕橋梁必留  
數日或教王衍閉關折吾兵氣勝負尚未可知乃與嚴  
乘馬浮渡從兵得濟者千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衍  
弟宗弼送款遂破成都

宋楊業有威名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數百擊

之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誦李自是契丹畏業望見  
旌旗輒引去諸將忌之或潛上謗書帝悉以付業故能  
成功又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楊存中以數騎入擊  
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被重創召視之皆  
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  
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金溫德亨富拉塔領軍五千遇契丹衆萬餘與戰敗之  
出恭古魯道敗敵八千餘至拉門華道復以伏兵敗敵



萬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關執其喉舌人有頃敵  
三千餘人寇拉們華道富拉塔整隊先登敵識其旗幟  
望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敵帥

元襄陽民受達實巴圖爾圍日久懼甚夜半縋城叩營  
門具告虛實願為內應約以期授之密號而去賊船百  
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至期民垂繩以引官  
軍先登者近千人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  
死偽將王權領兵千人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陽平

明花雲為先鋒從攻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欲退不可乃提劍躍馬衛太祖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縱之去既而後軍至雲帥以攻滁遂克其城又沐英既平雲南土官楊苴復叛糾集二十萬衆圍城英時在烏撒聞之即遣兵赴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入報城中為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大軍至矣賊衆駭愕宵遁英追討於諸寨悉殲之

推人事破災異

唐崔義元為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反遣其黨  
童文寶領徒四千襲婺州義元督兵拒戰時百姓訛言  
碩真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恟懼司功參  
軍崔元藉曰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為然因命元  
藉為先鋒義元率兵繼進斬首數百級又李晟以朱泚  
之叛屯于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參佐或勸曰今  
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  
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

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後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皆嘆服又李愬將攻吳房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遂攻之毀其外垣而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

五代唐郭崇韜因梁康延孝來奔延之卧内盡得梁虛實遂請分兵守魏而自鄆長驅擣汴莊宗問司天言歲不

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山門而出況成筭已決  
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即日下令襲汴八日而滅梁

宋曹翰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  
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  
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又  
李寶因金人將由海道南襲請舟師三千往禦之衆以  
西北風勁為疑下令敢阻大計者斬由江陰發大洋風  
甚舟散不可收寶神色不動曰天以是試寶耶寶心如

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得抵東海。遂仗劍奮擊。  
解海州圍。

元陝州危急。多爾濟巴爾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中  
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  
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  
陽拘忌哉。即就署。又穆呼哩師薄青龍堡。是年八月。有  
星晝見。隱士喬靜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穆呼哩曰。  
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

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為忠乎

明太祖在滁州值元托克托以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時諸將以元兵盛不敢往俱以禱神弗吉為辭主帥滁陽王乃召太祖將兵亦令禱神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于心何以禱為乃帥兵東趨六合又成祖以吳傑等固守真定乃誘之出戰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敵聞出軍滹沱河北兵趨進眾以卜惡兵忌不宜曰稍緩則彼退守城堅

糧足難為力矣何拘小忌遂進遇葉城敵列方陣成  
祖曰四面受敵我攻一隅乃悉精銳攻其東北繞出陣  
後大呼奮擊俘斬六萬餘級又項忠討土達滿四于固  
原賊退保石城以自固時遠近聞毛忠敗恐其與北邊  
連兵且慧出西方占應秦州不祥軍心搖動忠曰昔李  
晟討朱泚焚惑守歲卒以成功師直而壯行當就擒矣  
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兵據賊水草道掩捕芻汲者多被  
擒滿四窘迫遂請降



風雲氣候雜占

唐薛萬均圍梁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又薛萬均追吐谷渾衆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敵且來乃勒兵俄而賊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

五代梁以王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世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急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

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及晉人戰果敗梁太祖攻朱瑾於兗州朱宣遣賀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畧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敗走

唐將符存審李嗣昭救河中朱友謙按兵示弱旬日望

氣者言夜見西向黑氣如鬪雞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  
吾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  
聚謀下令軍中誠示所向翌日合戰遂敗梁兵又魏王  
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王衍幸彭州平陽山漢州三學  
山又幸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  
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行至緜  
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

宋許洞虎鈴經曰望氣者以氣勝敗告于大將觀敵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

卷一百六

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彼之  
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  
何也在乎以智逆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  
以日時為用靜為主動為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  
扞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  
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狀暈  
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為木能生火也候水日水  
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之勝氣如白粉者為金水日水

時不可也火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  
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土日木時利  
自東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  
墨者綠黑色多為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  
之頓軍稅駕逼于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  
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色以五行生尅用之敵氣  
能生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氣能尅敵亦利出師進  
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

夫天不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又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遼楊韞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幕中出縈繞旗矛鏃鏃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

金穆宗攻阿蘇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暝雷電下阿蘇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蘇城中識者以為破亡之徵又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又太祖師次唐古特旺節之地諸軍襁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明日次哲爾吉光見如初人以為兵祥又布色忠義追鄂斡于裊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

無辜天不助惡當為開霽奠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為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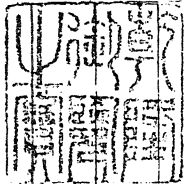
元巴延揮諸將攻陽羅堡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巴延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珠以鐵騎三千趨上流為擣虛之計又睿宗軍由洛陽次三峰山金人溝地立軍圍之睿宗令軍中祈雪又燒羊脾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溝中軍僵立刀槊凍不能舉衝破之



明劉基從太祖鄱陽湖大戰勝負未決乃密言移軍湖  
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又一日在舟中忽躍起大呼  
曰難星過矣太祖悟遂命更舟未半晌而舊舟已為敵  
砲擊碎矣既而友諒平皆如其策又劉基以馮勝將兵  
請授方畧乃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  
方青雲起即伏兵頃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  
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是賊歸也即擊之可盡  
擒也衆初莫信已而皆驗遂擒賊而還又太祖議北伐

賜徐達書曰金火二星會于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又馬軾從都督董興行師至中道夜半雞鳴軾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將軍申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徵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曰四旬內必破賊矣時賊黃蕭養聚戰艘十餘勢甚張衆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率官軍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

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六